

我 的 一 家

陶 承 著



文学小丛书

我 的 一 家

陶承口述

工人出版社整理

57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根据工人出版社 1958 年 12 月修訂稿本排印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 320 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003 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*

书号 1090 字数 71,000 开本 787×1092 耗 $\frac{1}{50}$ 印张 $3\frac{1}{25}$ 插页 2

195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0000

定价 (8) 0.22 元

“大家要学点文学”，“劳动人民应是文化的主人”，这是党的号召。但大家搞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，时间有限；我们为此出版这套“文学小丛书”，选的都是古今中外好作品。字数不多，篇幅不大，随身可带，利用工休时间，很快可以读完。读者从这里不仅可以获得世界文学的知识，而且可增强认识生活的能力，鼓舞大家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情。

序 一

这本“我的一家”反映着大革命失败后我们的党对敌斗争的真实故事。它反映着共产主义者不分男女大小均能机智勇敢地应付敌人。这是公而忘私，国而忘家的典型之一。毛主席的一家、蔡和森同志的一家及其他等等不可胜数的革命家庭，他们均具有个人为大家、大家为个人的自我牺牲的高贵品质。

“我的一家”实例教育，激起人们对于反革命屠杀人民的异常愤怒，对于为人类谋解放而英勇牺牲的同志的无限敬仰，由此更加强了我们的爱国热情。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及我国轰轰烈烈建设社会主义的今日，我们必须发扬先烈们那种坚决勇敢舍身为国的英勇精神，这就是“我的一家”出版的现实意义。

徐特立

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四日

序 二

在延安，断断续续地听到陶承同志谈她的家，也听到一些同志谈她的儿子立安同志当小交通员时的机警的故事。现在，她把这些事写成书了。这是一本好书。不止是叙述了她的一家，而是通过她的书，可以看到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是何等的残暴和黑暗。看到工人阶级的儿女、贫苦的知識分子、共产党员为着推翻黑暗统治、解放被压迫阶级以至全人类，艰苦奋斗、前仆后继：丈夫倒下了，妻子更坚强起来；父亲倒下了，年轻的儿女更勇敢地跑上前线。这是具有何等的高贵品质！他们相信胜利，但并未计算及自身能看到胜利，他们知道胜利是要用血去换取的。

欧阳梅生同志，我只见过他一面，那是他负责汉阳县委时的一次会议上。立安同志当小交通员，送“大江报”，我是当时“大江报”的编辑之一，环境恶

劣，編報、印報、發報，都是單綫，很遺恨，我沒見過這位勇敢机警的少年斗士。

陶承同志沒正式上过学，但曾从梅生同志学过詩。她說：梅生教書的那個地主家，园林很美，夜里，梅生改課卷，她在做針綫，兩人推窗一望，月色朦朧，树影池光，蒼翠欲滴。梅生念了几句詩：

夜靜尋詩味， 閑談仔細評，
共憐秋月老， 山塘翠已深。

陶承同志說：當時的情景，確使我兩人沉醉在自然的怀抱里，我還不懂詩，但詩的調子，至今記得，可能有記錯了的字。這裡，可以看到這一对青年夫婦是如何地熱愛祖國的美好山河，想在這里面自由地勞動和生活。但是，當時的社會不允許他們這樣，於是只好走上改造社會的路。

陶承同志說：一天她讀“紅樓夢”林黛玉“葬花詞”，讀到：“一朝春盡紅顏老，花落人亡兩不知”，梅生在旁听着，流了淚。又過了若干年，梅生同志逝世好久了，我看到陶承同志寫的孤燕詩：

梁上有孤燕， 晨去暮归来。
不知說何事， 喳喳費我猜。
玫瑰紅朵朵， 青春能几回，
回忆当年事， 犹然令人悲。

梅生、陶承都是貧苦的孤兒，对旧社会只有怨恨，沒有留恋，他們真摯的爱情，發展而成为巩固革命斗志的紐帶，因而培养出革命的后代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

1947年胡宗南匪軍进攻陝甘宁边区，我們一方面聚歼胡宗南二十多万所謂精銳部队于边区山地，一方面开始在东北、华北进行大規模的解放战争，中央机关东移。陶承同志虽然在前几年的东征中失去了她可爱的最小的兒子。此时却心怀开朗了，写了几首“紅云曲”：

朵朵紅云直向东，荷花出水滿池中。
迎風皎艳清香意，白藕連心味更濃。

朵朵紅云直向东，黄河对岸炮轟轟。
消灭刘戡几个旅，人民军队是英雄。

朵朵紅云直向东，傳來捷报喜重重。
土改狂潮灭封建，南北东西正反攻。

母亲的情怀，比蓮心还苦；革命的胜利，比花朵还香。陶承同志可以自慰了。

亲爱的讀者們，男女青年同志們，陶承同志的家，不过是成千成万牺牲奋斗的革命家庭之一，她家牺牲的人不过是成千成万先烈英雄人物中之儿。正是他們的血，取得了六亿人民的解放。我們常說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，这句话，在当时講：一个人倒下去了，更多的人站起来，埋葬了伙伴的尸体，揩干了身上的血，立即又进入战斗；在現在講：無数先烈的血，奠定了改造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的社会，建立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，我們踏着这条路前进，应该更坚决，更勇敢，敢想、敢说、敢做，我們和流血的先烈，是心連着心的。

我們热爱和平，但是为着保衛祖国，反对压迫，

我們的先烈不怕戰爭，我們也不怕戰爭。美帝國主義如果胆敢把戰爭強加在我們頭上，敢于阻撓我們解放自己的領土——台灣，我們一定要為反抗侵略而戰，堅決、徹底、干淨、全部地消滅侵略者。

犧牲的人民英雄，永垂不朽！

謝覺哉

九月八日

我的家庭是个大家庭，合起来有十七口人；我是一个退休的革命干部，兒子、兒媳在湖南矿山，女兒、女婿在武汉，大外孙女在航空学院学习，大孙女已进了中学，几个小点的正上小学，……还有一个不满三岁的小孙子，一轉眼就爬上桌子，打开收音机，要“听毛主席讲话”。

但是，我要講的并不是这个家。因为要介绍这个家庭，只用“幸福”兩字，就可以概括無余了。

我所要講的“家”，是已經过去了的。也可以說这个家庭的历史，特别是其中的几个成員：我的丈夫欧陽梅生，我的兒子欧陽立安和稚鶴。他們都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的事業，而貢獻出自己的生命的。他們离开我們已經很久了！

我在家养老。平时只讀讀書，看看孩子。每逢假日，孩子們从学校回来，大家在藤蘿架下閑談，他

們总是纏着我要我講故事。而且，往往还有附帶条件：“不听神話，要講真的！”“要我們沒听过的！”

我想：孩子是我們的未来，可是讓他們知道一点我們的过去，懂得一点过去的艰辛，也并没有什么坏处。因为，他們生在幸福的社会主义时代，他們既不知道什么叫憂患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冻餒。然而这一切，都是他們的祖輩父輩，經過整整一代的浴血战斗，作了無数的牺牲，才爭取到的。讓孩子們溫習一下家庭的历史，讓他們由此知道一点新中国新社会締造的艰难，讓他們更加热爱今天的生活，更加勇敢地去創造未来吧！

为了紀念死者，更为了激励来者——这些年輕的孩子，我談了如下的故事：

一

这是四十八年前。

清早起来，干娘就忙坏了。给我梳头，插花，换衣裳——我要出嫁了。

这一天，正是我第十六个生日。照家乡的习俗，过生日这天，是不能动荤腥的。这是表示不忘母亲养育的恩情。可是偏选了这个日子叫我“过门”。干娘说：男方中了邪祟，病了几个月起不来，急等着花轿上门冲喜呢！

家里并不像办喜事的样子，没有宾朋，也没有亲友，只有干娘一个人照料着我。两岁的时候，我就成了孤儿。亲属里只有一个当外科医生的舅舅。他成天背着小木箱，东游西串，没有固定的住处，因此把我寄养在邻居（也就是干娘）家里。此后，就很少再见到他了。我跟着干娘长大了，干娘又送我去学刺绣，为我择婚；就是这几件嫁衣，也是干娘做的。她

是我唯一的亲人。

“舅舅怎么还不来呢？”我问。

“快了吧？”干娘说。“昨天就着人找他去了。”

忽然，笙管唢呐响了，迎娶的花轿到了门前。我慌了，心跳个不住。干娘一把抱住我，哭了。

我还没来得及哭，舅舅闯了进来，二话不说，背起我就跑。他身上有一股酒气，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喝醉了。

轿子里挺黑，头上又蒙着盖头，路上颠颠簸簸，把我搅得昏头胀脑。走了十多里，进了城，转进一条小巷，轿子停下来。以后就是繁琐的仪式：拜天地，入洞房，坐床……我完全像个木头人，听人摆布。吃交杯茶的时候，有人送来了红枣，花生，莲子，荔枝……我稀里糊涂的，连核也吞下去了。我偷偷看着，新郎也吃了，还吐核哩！不知是谁嚷了一声：“新娘子笑了！”于是，屋子里顿时喧笑连天，有人跺脚，有人怪叫。

正在这时候，新郎摇晃了一下，两边的人赶忙扶住，才没有跌倒。他的脸色苍白得可怕，嘴唇不住地哆嗦。不得不勉强结束仪式，叫人搀走了。

这一夜，我独自睡在陌生的新房里。

邪祟沒有冲走，經一天的劳累，他的病更重了。

我的丈夫欧陽梅生，那时正在長沙第一师范讀書，比我还小一岁。他也是自幼父母双亡，由祖母撫养大的。

过門不久，我就操持家务了。祖母治家很严，常为一点小事責罵不休。淘米的时候，哪怕掉一粒米在地上，她也要拾起来，还嚷得四鄰都能听见。“不能这样糟蹋呀！”火燒旺了，她又嚷：“这柴是錢买的呀！”我真怕她。

幸好梅生还体贴人，背地里总安慰我說：“祖母岁数大了，說你几句，不要見怪！你做你的，用不着怕。”可是他自己，在祖母跟前也不敢高声說話。

我們都还是毛孩子，貪玩，不懂事，祖母拘管的也紧。每日昏定晨省，問安三次。梅生下学回来，得先去請安，要是先进自己的臥室，她就生气。一生气就几天不理人。晚上，她坐在角落里，捻着一串佛珠，閉上眼睛，不声不响，像是参禪的样子，我們也只好陪她打坐，一动不动。

我真困了，打了个哈欠。

祖母睜开眼，狠狠瞪我一下，又入定了。

梅生趁这个机会，活躍起来，做出各种怪相，跟我傳送消息，看我不懂，比划的就更起勁。后来連他自己也忍不住噗味一声笑了。

“輕薄！”祖母气哼哼地說。这回沒有睜开眼睛。接着做个不耐煩的手势，那是叫我們走开。

我們就像遇到特赦的囚犯，身上再輕快不过。可是还不等我們的脚跨出門檻，她又叫了：“不要点灯熬油哇！”

老人家厉害，心眼倒挺好。高兴的时候，也把收藏的菱角，蓮蓬，花生，拿給我們吃。并且感嘆地說：“你們年輕人，不知道过日子的艰难呵！”

第二年，我們有了第一个孩子。起名立安。說来慚愧，我們還沒脫尽稚气，却过早地做起父母来了。

小家伙好哭。一哭，就給吃奶。要不，就是梅生抱着他滿屋子轉。我們所能做到的，就是这些了。

最辛苦的还是老祖母，晚上顧不得再捻佛珠了。

漿漿洗洗，都落在她头上。然而，她沒有等到重孙子喊她一声“太婆”，就一病不起；弥留的时候，她不住地摸着孩子的小腿。这大概是她对人生唯一的依恋吧！

祖母死了，我們的境况变坏了。在她临終以前，曾特別囑咐，請几个和尚来，給她念三天三夜“金剛經”，超度来世。在安葬的时候，我們虽卖掉那一小块土地和池塘，还是背了一身債；而且这身債務以后也沒有卸下来。因为接連又生了两个孩子。生下一个孩子，梅生就高兴地叫：“又多了一个債務人！”他总是無憂無慮，把什么都不放在心上。

这时，梅生已經到外县教家館去了，收入微薄，难以养家。我帶着几个孩子，住在長沙城里，就靠着做做手工，維持日常用度。

十三岁上，我在湖南有名的楊季堂湘綉館学过兩年湘綉。那时湘綉的主顧，多是官紳人家。一幅中堂，几扇条屏，多的要卖几十兩銀子。楊家手艺是家傳，像人像的眼睛，动物的卷毛这些細活，总是放在內室，由他兒媳——十姨奶奶自己做，不傳外人。她們綉出的眼睛，也真像会轉动似的。我們学不到